

天下陈姓出江州

五百年义门乌托邦祭
揭开尘封千载的氏族秘史

陈启文 著

江州义门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出版

江州義所

陈启文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江州义门 / 陈启文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60-6363-1

I. ①江…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8765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田 璞 李倩倩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一觉书衣 | onebookdesign.com
封面题字: 锦 沐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佛山市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兴旺路6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31.5 2插页
字 数 580,000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Contents

引 子 在神话与伪史中穿行

- 003 上古氏 在神话与伪史中穿行
- 012 宛邱世系 寻找远逝的血缘
- 019 颍川世系 从支流到主干
- 036 陈朝 短暂的辉煌

第一章 吉人自有天相

- 051 诞生
- 061 第九幅绘像
- 066 梦中的逃亡
- 076 有九条江流过的地方
- 087 神奇的天葬

第二章 大家长

- 095 青出于蓝
- 101 大家长
- 113 第一道门
- 123 失明的父亲

第三章 酒肆 戏台 秋千院

- 133 神话或童话
- 138 命运的占卜
- 146 大学士陈伉的一些冒险经历
- 156 十年之后

第四章 治国与齐家

- 169 一个裹在谜团里的人
- 173 猜测一些历史的情节
- 184 仁心与义国
- 189 三十三条家法

第五章 祖先的天堂

- 205 第二道门
- 220 东佳书院和御书楼
- 235 刑杖所
- 243 思无邪

第六章 错乱的时空

- 259 一个人从这里走远
- 272 错乱的时空
- 289 因果报应,或为义所感
- 297 接续大成宗谱的叙述

第七章 续写的传奇

- 307 燃烧的义旗
- 321 女人的牌坊
- 341 跛足的传说

第八章 天下第一家

- 357 饥饿的岁月
- 369 第三道门
- 381 血统纯正的可靠蓝本
- 387 祭祖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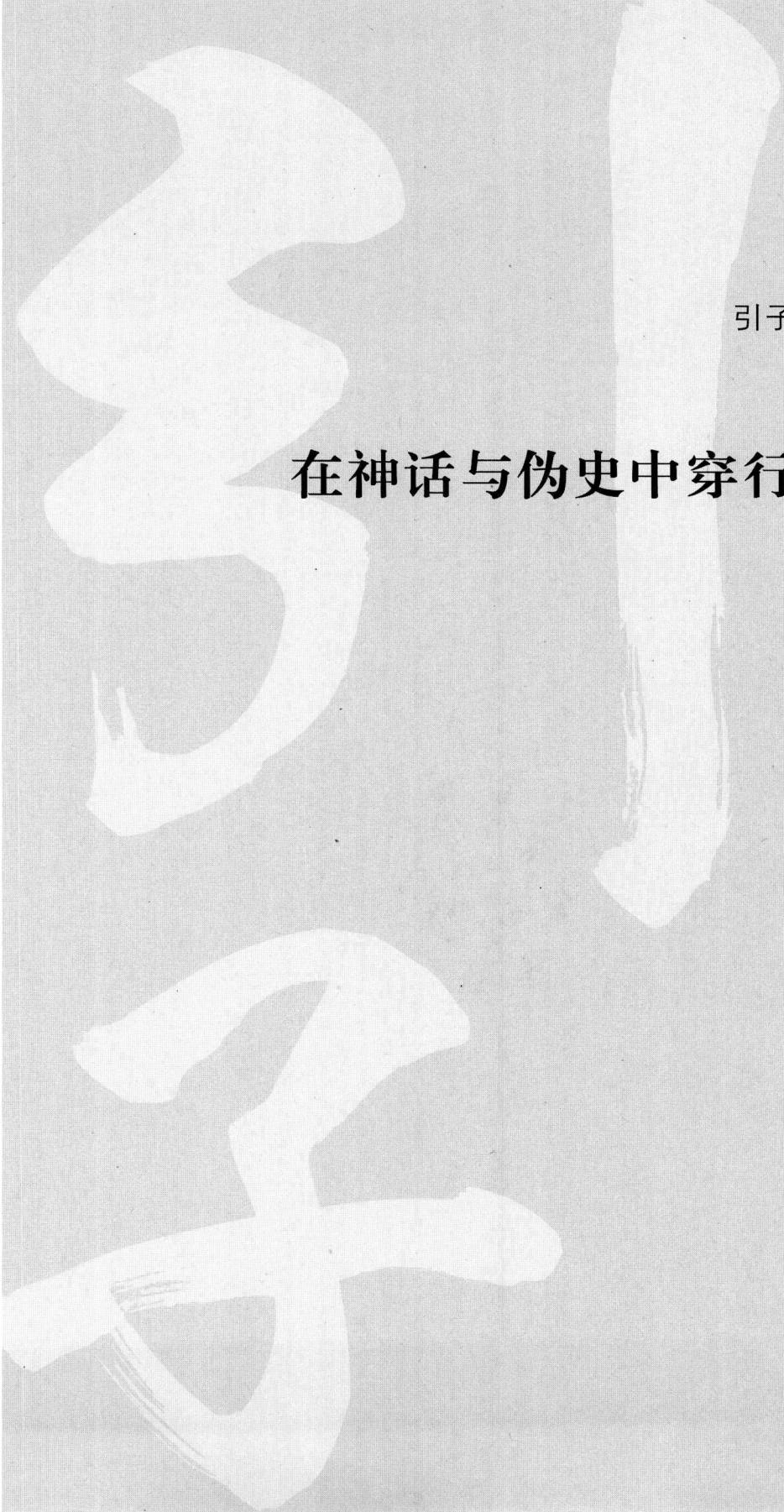
第九章 悲怆的告别

- 399 永恒的威胁
- 407 悲怆的告别
- 415 历史的补丁
- 430 最后的王气
- 438 永生之门

尾 声 天下陈氏出江州

- 451 追踪 从明朝开始
- 459 清朝 忠诚与反叛
- 468 走向大海 一个开放型的家族

后 记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features two large, white, calligraphic-style characters, '引' (Yin) and '子' (Zi), which together mean 'Introduction'. The '引' character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and the '子' character is on the right side. They are rendered in a thick, expressive brushstroke style.

引子

在神话与伪史中穿行

历史是否又可以从这样一个设定开始，如果虞舜果真是东夷之人，一系列历史性的颠覆就发生了，第一个就把舜作为黄帝子孙的血缘世系彻底颠覆了，同时颠覆的还有以舜为血缘先祖的所有后世子孙，譬如说我们这些以舜为血缘始祖的陈氏子孙，从此将不再是所谓的炎黄子孙，我们也将与源自北方的华夏民族无关，而最具历史颠覆性的还是，舜是作为东夷之人的首领，最终兼并统驭了北方的炎黄部落，成为了炎黄部落和东夷部落大联盟的首领。历史的车轮突然倒转，这是上古文明的一次北伐，它也直接颠覆了我开始的叙述，一个由旌旗和高轮战车组成的氏族，正朝着与我的叙述截然相反的方向，在东南海风的吹拂下向着西北黄土高原挺进……

上古氏 在神话与伪史中穿行

这将是一个无比漫长的引子。

除了盘古，没有人知道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紧接着你就看见了，在那属于旷古的昏蒙时空中，长风浩荡兮尘土飞扬，一队人马像沙尘暴一样从遥远的地平线上汹涌而出。又不知过了多少年，你才发现这是一群如若尘埃的人类身影。他们在漫卷的黄沙和暗红色的太阳中缓慢地行进。以苍天为背景，成群的大雁正在南飞，如同一种灵魂的指引。在大雁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飞翔之下，一杆杆倾斜的旌旗在风尘中显现，一辆辆笨重的高轮战车紧随其后。“咕噜——噌——，咕噜——噌——”这古老的响声在时空中如同轮回，大地起伏，世界慢慢变得广大。车上，载着一个一旦出现就再也不会消失的氏族，隔着厚厚的尘土，我看见了一群被阳光照耀得发红的背脊，当他们退向历史深处的漫漫长夜，白骨与磷火将是他们在暗夜中行进的路标。荒原上，有人骨也有兽骨。这无边的荒原和无始无终的长途跋涉，直接诞生了一个由旌旗和战车组成的象形文字，一个古老的家族徽记——陈。这是一个形象，也是一种声音。

他们已经走了很久了。他们仍然在一直不停地走。看起来马不停蹄，又像是原地踏步。

这就是后来被我们抽象地称为祖先的人类。假设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从炎帝和黄

帝开始的，那么这个以旌旗和高轮战车组成的氏族又与炎黄部落又有什么血缘关系呢？一辆高轮车其实就是最直接诠释，轩辕黄帝正是这种高轮车的伟大发明者。第一个试图把神话写成历史的是太史公司马迁，他在《五帝本纪》中为后世抽出了一条相当清晰的血脉：“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颡顼，颡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芒（芒），句芒生桥牛，桥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而所谓上古史，包括太史公的《五帝本纪》也很难说是真正的历史。譬如说，后世在《吕梁碑》中又是另一种记载：“舜祖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桥牛，桥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舜祖幕，便是生于虞城的虞幕，他才是有虞氏部落的始祖。而虞城位于今豫东平原和山东、安徽二省相邻的商丘。既如此，司马迁又怎么会把黄帝、昌意、颡顼也列入有虞氏始祖呢？有人猜测，问题就出在虞舜后来做了尧的女婿上。也许吧。

其实，无论是《五帝本纪》还是《吕梁碑》，所记载的都是一些上古的神话和先民的传说，与其说这是一个血缘世系，不如说这是上古氏族社会的一个复杂的迷阵。你越想求证，就越是漏洞百出。这里，也许可以把黄帝作为一个坐标，来设定这段历史，这也将是我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常用的方式。

虞舜是陈氏公认的第一个血缘始祖，这是一种设定。他的故乡姚墟，上古属颡顼之墟，但姚墟到底在哪里，争论从来没有停息过，除了北方诸省一直争执不休，还有东南沿海的浙江余姚、上虞等地也是虞舜诞生地的一个最有力的竞争者。余姚西辖上虞，虞舜原本为有虞氏，上虞据说便是舜的出生地。此说又绝非无稽之谈，有姚江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为证，这也是国内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早在七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定居，可见南方文明与北方文明并无先后之分，南方文明一点也不比北方华夏文明落后。舜耕历山，是上古的一个鲜明的农耕文明形象，而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如果虞舜真是余姚人，他就是南方文明的典型代表了。然而，北至黄河逐鹿，南至浙江上虞，西至山西沁水，东至山东济南，自称是舜耕过的历山至少有二十余座。如果舜是唯一的，那么就必须找到唯一的证据来证明他唯一的存在，他的出生只能有一次，他不可能在二十几个地方同时出生。第一个对舜的身世做出了结论的是孟子，“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历史是否又可以从这样一个设定开始，如果虞舜果真是东夷之人，一系列历史性的颠覆就发生了，第一个就把舜作为黄帝子孙的血缘世系彻底颠覆了，同时颠覆的还有以舜为血缘先祖的所有后世子孙，譬如说我们这些以舜为血缘始祖的陈氏子孙，从此将不再是所谓的炎黄子孙，我们也将与源自北方的华夏民族无关，而最具历史颠覆性的还是，舜是作为东夷之人的首领，最终兼并统驭了北方的炎黄部落，

成为了炎黄部落和东夷部落大联盟的首领。历史的车轮突然倒转，这是上古文明的一次北伐，它也直接颠覆了我开始的叙述，一个由旌旗和高轮车组成的氏族，正朝着与我的叙述截然相反的方向，在东南海风的吹拂下向着西北黄土高原挺进……

一路在神话与伪史中穿行，接下来应该有一个真实的人物出现，设若他真实的存在过，他又将以怎样一种方式出现？

首先出现的是一道光芒四射的大虹，一个叫握登的女子蓦地看见了，她在惊悸中感到小腹一热，低头一看，顷刻间，她的小腹上霞光万道。她的惊叫声让她的瞎子丈夫变得十分愤怒，他要是看见了这神奇的景象就不会愤怒了，可他看不见，天生就看不见。是的，他是一个瞎子。这是来自《史记·正义》中的叙述，这个被命名为瞽叟的瞎子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我没有撒谎，如果这是个骗局，也是太史公司马迁制造了这个历史性的骗局。也有人聪明地猜测，这种所谓意感实际上是一种未婚先孕的假托，而上古部落在血缘婚之后又进入了群婚的时代。那么就非常有可能，这个瞽叟很可能并非握登腹中胎儿的亲身父亲。这将是一种从神奇突然变得十分暧昧的诞生方式。

在一个元祖的形象完整地出现之前，突然出现的是一双非同寻常的眼睛，这双眼睛实在太明亮了，又一次把那个叫握登的可怜女子吓坏了。一个刚降生的婴儿，眼里怎么会有如此奇异的光芒呢？女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吃惊的事实，这孩子长着的好像不是一双眼啊，仔细看，他每只眼内的瞳子都有两个，还有一种说法，这孩子长着一双眼睛三个瞳子，那就更加奇怪了。但无论是三个还是四个，这可怜的女人都不敢把这个真相告诉她的瞎子丈夫，他爹是个瞎子，他却长着两双眼，要不他非得掐死这孩子不可，这不是明明多占了他的瞳子吗？瞽叟还真是这么想的，他对这个世界一直充满了莫名的仇恨，为什么上苍要把他生成一个瞎子，让他一辈子生活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这让他很委屈，很悲愤。在儿子降生的那一刻，他也感觉到了某种特别明亮的突然出现了，但眼下他还不知道实情，女人还死死地瞒着这个瞎子呢。女人会把这个真相一直瞒到死。

对这个瞽叟也该简短地交代几句，按太史公的说法，瞽叟为桥牛之子、黄帝七世孙。无目曰瞽，有目无眸谓之瞽。瞽叟很可能瞽瞍。尽管这个瞎子有着黄帝后裔的高贵血统，但在他之前的好几代就已家道中落，到了他这一代，已是穷困潦倒，快要揭不开锅了。瞽叟姓妫，这个姓氏来自于大地而非血缘，上古姓氏多以生地或居地为姓。炎帝生于姜水，以姜为姓；黄帝本姓公孙，因常居姬水，便以姬为姓；瞽叟是有虞氏后裔，一种说法，有虞氏起源于今北京市延庆县境内的燕山一脉，那

儿有条叫妫水小河，妫又作洧，瞽叟居住在妫水之滨，便以妫为姓。后来的陈氏得姓始祖陈满公，就叫妫满。

舜为帝胄，实乃草根。舜原本就是一种草，舜草也。猜测那种叫舜的植物，其实是很美的一种感觉，诗云：“有女同车，颜如舜华。”以舜华来形容女子容貌美丽，又与那种“有女同车”美妙意象联系在一起，真让人有点心旌摇曳想入非非。但身为草根又生有重瞳的虞舜，却与那种英俊帅气的美男子无缘，这是个天生的奇人，一个长相稀奇古怪的奇人，在后世的描绘中，他不但生有双瞳或三瞳，而且眼球突出，眉骨隆起，还长着一个圆乎乎的大脑袋，脸却很方正，而且黑，一张龙颜大嘴塞得进去一只拳头。你现在就可以伸出拳头试一试，那嘴巴该有多大。还有，他的掌心也很古怪，掌心的纹路就像个“褒”字。这还像人吗，这简直是一个尚未完全进化为人的类人猿了，或真是一个一半为人一半是精怪的东夷之人了。但据说，这就是未来一代圣王帝舜的龙颜了。

他一生悲惨的命运大概在他三四岁的时候开始。那个叫握登的女人死了。生母的死去，让这三四岁的孩子从此失去了唯一的也是全部的保护，而一个谁都知道、只有他那瞎子父亲还不知道真相很快被揭穿了，瞽叟这才知道，那个该死的女人原来一直在瞒着自己，这狗日的小杂种竟然长着两副瞳仁，难怪他一直都不喜欢这小子，他看不见，也能感觉到，总觉得这小子占了自己天大的便宜，现在他知道真相了，一种莫名的悲愤一瞬间就变成了犀利而明确的嫉恨，他开始频频向这孩子下毒手了。这个上古的神话让我突然发现，中国的神话其实一点也不亚于古希腊神话的悲剧性，这些东方神话在原罪的设计上甚至比那个俄狄浦斯情结更有一种出乎意料的巧妙情趣。只有原罪才能理喻，作为父亲的瞽叟为什么一辈子处心积虑的要杀死他这个生有重瞳的儿子。

发妻死后，瞽叟很快就娶来了一个叫壬女的女人，在上古神话中她被塑造成了一个阴险歹毒、两面三刀的女人，这也是中国的第一个继母形象。邪恶与邪恶的结合，又孕育出了一个邪恶之子——象。这三大恶人都是舜在这个世界上最近的亲人，而亲人即恶人，即仇人。不是舜把他们当仇人、恶人，而是他们把舜当仇人。最凶狠的还是舜的父亲瞽叟，舜是他的儿子，象也是他的儿子，但他在对象百般宠爱时，却对舜一次次地施暴，这个瞎子每次只要逮到了舜，就往死里打。这样的毒打像所有的暴力一样不需要任何理由，没有任何道理可讲。这是原罪。只能是原罪。舜每次遭到父亲和继母毒打，绝不反抗，如果是能抵挡得住的棍棒，他就咬着牙用羸弱的身体去痛苦地承受，如果是实在难以承受的夺命大棒，他就只能选择逃走。在他逃走之后，瞎子的棒子还高高举着。

这可怜的孩子，他又能逃到哪儿去呢，他只能逃到荒野向苍天哭泣，一声声地呼唤死去的亲娘。有一次，他在荒野中躲避了几日，实在太饿了，又回到了家里。一进门，他嗅到了，一口大锅里正散发出扑鼻的香味。这是致命的香味。这口大锅里马上要煮的东西，就是他自己。他伸手把锅盖掀开了，而一双手在他背后已蛰伏了许久。那不是魔爪，也不是毒蛇，那是他父亲的一双手。盖子一旦揭开，警叟一把就把这可怜的孩子掀进了大锅里，然后死死摁住锅盖，舜的继母和弟弟象则在灶膛里送火，把仇恨的火焰烧得越来越旺。舜被父亲死死地捂在大锅里，在炉火上烤着，在锅里煎熬，开始还听见他在挣扎、哭喊和乞求，这声音在噼噼啪啪的燃烧声中渐渐小下去，尔后，消失。那该死的小子一定死了吧。盖子又一次被揭开了，但舜没死，这是被神话注定了的，他还将经历一次次劫难，还将继续以历尽奇险而又大难不死的方式去挣扎、去验证，在恶的面前，一个人的忍受与善良到底有多大的力量？

人有义，先必孝。孝乃百行之原，万善之首，是中华民族的第一美德，也是舜表现出来的第一种精神力量。何为孝？看看舜就知道了，舜就是孝的化身。哪怕经历了如此残忍的煎熬，舜对父亲依然十分孝顺。对于一个真正的孝子而言，孝是绝对真理，是信仰。他必须以逆来顺受的方式去行孝道，让自己成长为二十四孝里的第一人。无论是致命的歧视还是凶残的虐待，你都只能徒忍徒屈以尽孝道，上足以感天，下足以感地，明足以感人，幽足以感鬼神。从孝父母，到孝天下，普天之下无不是父母。这不是空泛的说辞，而是一个血淋淋的故事。翻开二十四孝图，你立马就看见了血淋淋的一幕，一次，警叟生了一场大病，在昏睡中，警叟梦见有个人告诉他：“你的病非常危险，只有一种药能治好你的病，不过这种药太难得到了。”警叟问，什么药呢？那人小声说，要用孝子的血肉熬成药引。在警叟心目中，谁是他最孝顺的儿子？根本不用想，就是象。他把象叫到床边，把这个梦讲给象听。象听说要从自己身上割肉，吓得浑身发抖，一出门就躲了起来。舜在门外听见了警叟的话，拿刀就在自己胸脯上割了一块肉，鲜血淋漓地端到父亲的床边说：“爹，这是象割下的，他受了伤，要我端给你。”警叟用这血肉做药引，果然药到病除，但他不知道这是舜的血肉，只以为是象的，对象越发疼爱了。

舜被赶到历山去开荒种地，在妫水边搭个茅棚住下，没有饭吃，就以野果子充饥。他每天只管埋头耕耘，但麻烦却又一次找上来了。一天，他正在耕地，一个妇人突然跑到他这里来，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她家的一只鸡不见了，妇人说是舜偷吃了。这可真冤啊，舜指天发誓，天理良心，他怎么会做偷鸡贼呢。可那妇人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妇人说：“若是发誓你就到神灵面前去发，若是连打了三个卦，

这鸡就不是你偷吃了，若是连打了三个阴卦，不是你偷吃了也是你偷吃了，你得赔我一条牛！”舜只好跟着她去卜卦，他相信老天有眼，神灵有眼，谁知竟卜了三个阴卦。那妇人得意地冷笑道：“我说是你偷了老娘的鸡，你还不承认，现在看你又如何狡辩？咱们可是说好了，你得赔我一条牛！”这可真是冤死人了，舜冤天枉地背了一个贼名，还得把一条耕牛赔给了这妇人。

接下来的故事还真是一环扣一环，舜没了牛，只好自己背犁耕地，一天耕下来，他的双肩被牛绳勒得皮开肉绽，他抚摸着伤口仰天长吁，老天呀，你为甚要如此折磨我啊？然而老天就是要折磨他，而且必须以各种宿命中最残酷的方式，让他尝尽人间所有的苦难和煎熬，然后才能去缔造他非凡的神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将成为舜的经历，也将成为未来所有失败者的精神支柱。当舜几乎遭受了所有的苦难、凌辱和冤屈后，属于神话的另一幕又发生了，一天，舜正精疲力竭地在地头小憩，就在他仰头抹汗的一瞬，他看见一头大象从对面山上走了过来，一直走到他垦荒的山坡上，用鼻子卷起一块像钁头一样尖利的石块，便扑哧、扑哧地用力给他刨地。这又是石器时代的一个象征了。从这之后，这头大象天天都来历山给舜刨地，有了大象帮助，舜的耕地越来越多了，但种上庄稼后，一个人更加忙不过来，譬说锄草、除虫，这些细致功夫都是力大无穷的大象也帮不上忙的。舜正站在田垄上发愁，一群小鸟忽然从天而降，它们给舜啄去地里的杂草和害虫。这个“象耕鸟耘”的神话，或许也是上古先民耕作的一种真实情景。

天地广阔，万物自在。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躬耕中，舜也感受到了一个农人在旷野间的无边孤独，他一边耕耘一边信口而歌：“涉彼历山兮崔嵬，有鸟翔兮高飞。思父母兮历耕，日与月兮往如驰。父母远兮吾将安归？”耕作，唱着，他的歌声不知不觉就化作了哭声。舜年二十以孝闻，这时已三十岁了，依然孑然一身。三十而立，兴许就是从虞舜开始的罢。就在他长歌以当哭时，他的好运降临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好运气，一代圣王尧帝开始注意到他了。这年，尧也感到自己年岁不小了，他十五岁时受封为唐侯，二十岁时，其兄帝挚为形势所迫让位于他，到如今已当了五十年天子。他想为天下物色一个接班人了。手下大臣们推举其子丹朱为帝，“尧知丹朱不肖，不足以授天下，而令舜摄行天子之政，卒以天下授舜”。这里面还有太多的情节，别的可以省略，但有一点不能省略，当四方诸侯之长——“四岳”不约而同地向他推荐舜时，尧决定试一试，他的试验品是他两个冰雪聪明的女儿，娥皇和女英，他决定把两个女儿一起嫁给了那个在历山埋头耕耘的穷小子，他相信这两个女儿一定能看出那小子的品行和能力。这个尧还真是大公无私，他宁可用自己最疼

爱的两个女儿做试验，也不拿天下来做试验。

舜从一个穷愁潦倒的瞎子的儿子一下变成了天子的乘龙快婿，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但身为天子的老丈人还没有给他任何赏赐，他只是多了两个要养活的女人。怎么让这两位屈尊纡贵下嫁给自己的公主与一家人和睦相处，这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但他居然让他们相处得还不错。为了养家糊口，舜依然到处奔波，什么都干过，什么都能干，“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已经不像神话而接近历史了，只要是在哪里出现，哪里的老百姓就会兴起争相礼让的风尚，舜耕历山，连这样一个民风刁蛮的地方，那些为田界而纷争不已的农人都争着让起田地来；舜在雷泽打渔，那些纷争不已的渔民都争相让起渔场来；舜在河滨制陶，那些粗制滥造的陶工都像舜一样精心制作，把每一件陶器都打造得美观又耐用了。舜每到一地，就有无数人来投奔他，这地方一年就会变成一个村庄，两年就会变成一个县邑，三年就会变成一个都——四县为都。

尽管舜的仁义从未感动过他的父亲、继母和老弟，却感动了上苍，他在一个叫河济的地方捡到一块玉璧，这正是上苍命他为天子的征兆。

当娥皇、女英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地禀告父皇，尧赐予舜一件“絺衣”（细葛布衣）和一把瑶琴，还为他修筑了仓房，又赐给他牛羊。舜当初得到了两个美丽的公主，就已让他的老弟妒火中烧了，现在又得到了这么多赏赐，更让他垂涎欲滴。他便和父亲瞽叟算计，杀掉舜，霸占这些财物连同两位嫂子。瞽叟又一次成为了主谋，他让舜修补仓房的屋顶，却在下面纵火焚烧仓房。舜撑开两个斗笠像鸟张着翅膀一样从仓顶上飞下来了，又一次大难不死。但瞽叟不会就这样放过舜，他又让舜掘井。舜不知道，他是在为自己掘一口陷阱。井挖得很深了，瞽叟和象却在上面填土，他们要把舜活埋在井里。当然，舜依然是注定不会死的，善是永生的，他在深井底下发现了一条逃生的暗道，又一次大难不死。还有神话说，在填井之时，舜变做了一条披着鱼鳞甲、银光闪闪的蛟龙，钻进地下的黄泉，从另外一眼井里钻了出来。

父子俩都以为舜死了，瞽叟分得了仓房和牛羊，象住进了舜的房子。象正弹奏天子赐给舜的瑶琴呢，舜突然回来了。舜看着他，舜咧开嘴笑着，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象却倒抽了一口冷气，低了低脑门，讷讷地说：“我思舜正郁陶！”他说他正郁闷地思念着舜呢。但舜对这个老弟从来没有怀恨在心，哪怕你有一个象这样的老弟，你也要永远对他充满了同胞之情手足之义。一个人心里有了义，对父母如此，对兄弟如此，对天下所有的人都如此。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劫难和无数严峻考验，尧终于对舜委以治国重任。舜用一双

结满了厚茧的大手，全面掌管了一个上古的中央大国，他的历练还有他的天赋让他显示出非凡的治国才干。舜任用高阳氏部落的皋陶等八人来管理土地，教农人按时序季节耕耘播种。这八人时称“八恺”。舜又大胆起用尧一直未起用的“八元”——高辛氏部落才子八人来管教化，他们“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向四方传布五教，让那些做父亲的有道义，做母亲的慈爱，做兄长的友善，做弟弟的恭谨，做儿子的孝顺。舜也以身作则，摄国政后仍时常去看望父亲、继母和弟弟，尽管那几个恶人没有丝毫悔改，但天下百姓都看在眼里，一时间，国中呈现出家庭和睦、邻里友善、大小知教、天下和谐的太平盛世的气象。在劝善的同时，舜对那些邪恶之人也实施必要的惩罚，将当时国中恶名昭彰的“四凶”——帝鸿氏的不才子混沌、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颛顼氏的不才子檮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等贵族子弟流放到边远荒蛮之地。这些人原本就是他通向帝王之路上的障碍。传说，舜的治国方略还有一项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在陶瓷与青铜器物上画出五种刑罚的形状，让老百姓一看就清楚犯了什么法就要受到怎样的惩罚，起到了很大的警戒作用。或许是挨过太多的暴打，舜用流放代替了残酷的肉刑，只设比较轻的鞭刑和扑刑。舜一路扫平了通向帝王之路上的障碍，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但他也杀了一个人，把“奉尧命治水，九年未成”的鲧“殛于羽山”。

舜推行实施了一系列仁政、德政，被后世视为王道的典型代表，圣人成了君王，其统治即是王道，或曰“圣王之道”，而“尧天舜日”也成了人们对太平盛世以及帝王圣德的最高赞颂，但这尧天舜日里也许还暗含玄机，当时的天下还是尧的天下，舜是代尧摄行天子之政，虽有天子之权而无天子之号。史载唐尧活了一百一十八岁，在位七十年，九十岁禅让于舜。而舜摄政二十八年，尧才去世。舜又是怎样登上大位的？一种是正统的说法，舜的治国才干终于得到尧的认可了。而后世王在《论衡》中揭出一个秘密，让尧真正认可的还不是他的治国才干，而是他“纳于大麓，烈火风雷不迷，虎狼蝮蛇不害”的神奇。说的是，尧曾叫舜到虎狼出没的大森林里去，——他叫他去那地方干什么，这不是要害死他吗？但舜在莽莽林海里，虎狼碰上他不吃，毒蛇碰上他不咬，他在狂风暴雨中行走也不迷失方向，尧很惊奇，这才把舜当作了圣人，于是选择吉日，举行大典，在河洛设祭坛，率领文武百官举行仪式，将舜原先拾到的一块玉璧沉入洛水，禅位于舜。当然，一直还有另一种说法，尧还没死呢，舜就发动宫廷政变将尧囚禁起来，还不让丹朱与父亲见面，还大造丹朱不肖的舆论。这就是说，舜从代尧摄行天子之政到登上大王，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篡权夺位的把戏。如果这是真的，简直是大逆不道了，它可以顷刻间将舜从一个东方的圣人还原为彻底的伪善。

总之，这“尧天舜日”中有太多的玄机，以丹朱为代表的炎黄大部族，一直是舜这个东夷之人的心头大患，等到他真正击败丹朱的势力，把丹朱的炎黄大部族变成有虞氏部落联盟的一个属部，舜已经垂老矣，八十一岁了。他这辈子干了很多事，他重新修订历法，举行了祭祀上帝、天地四时与山川诸神的大典；他知人善用，他启用皋陶等二十二位贤人，使其各建奇功，百业兴旺。其中著名的，要数启用禹了。他命禹为司空，治理水土；命弃为后稷，掌管农业；命契为司徒，推行教化；命皋陶为“士”，执掌刑法；命垂为“共工”，掌管百工；命益为“虞”，掌管山林；命伯夷为“秩宗”，主持礼仪；命夔为乐官，掌管音乐和教育；命龙为“纳言”，负责发布命令和收集老百姓对官府与朝廷的意见。他还规定三年考察一次官员的政绩，由考察三次的结果决定提升或罢免。他自己也时常微服私访，巡守各地。他原本就是一个勤劳而俭朴的农人，跟老百姓一样。而最终，他也死在南巡的路上。

九嶷山其实还有第十座山峰，舜源峰脚下的舜陵。“远古无墓葬，依山为陵。”这座陵墓里埋葬了舜帝，也埋葬了太多的疑问。而最大的疑点又无疑与最高权力的更迭有关。一说是舜效法尧帝，将帝位禅让给了禹，但禹推辞不就，于是舜就让禹像自己即位之前一样摄行政事，虽无帝王之名而行帝王之实。这是上一个故事的复写，只是“尧天舜日”变成了“舜天禹日”而已。被复写的也许还有“禅让”背后的玄机。一个疑问，九嶷山离虞舜的都城蒲坂相距数千里，而舜又怎会年近百岁时有这样的远行？于是又有了“舜让禹”还是“禹逼舜”的历史追问。第一个质疑的是韩非子，他在《说疑》中说出了他的结论：“舜逼尧，禹逼舜。”果真如此，那还真是宿命轮回的报应了。韩非子大胆地说出了他的结论，也有人说出了一中猜测，舜是被禹放逐或驱赶到这天高皇帝远的南蛮之地来的，或是武装驱逐，或是后有追兵。想象那个场景该有多么狼狈、仓皇而又凄凉。

舜的一生，足以用深仁厚泽和丰功伟绩来形容，“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作为王者，他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他也成了一个被后世过度诠释的人，他和他的传奇将被后来的岁月一次又一次地翻新，每一次翻新你都会有重新发现也有疑窦丛生。他是陈氏公认的第一个血缘始祖，但他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他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人文始祖之一。“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这是太史公得出的一个伟大的结论。他“好学孝友，闻于四海，陶家事亲，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近”。帝舜尝谓：“吾尽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见谓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谓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仁焉。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人，而见归乐于天下之民，而见贵信于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这是一种对世界最宽容也最仁慈的理解方式，只有被西人在圣经中创造出来的精神道